

论《正易心法》及陈抟注的易学观

陈进国

本文侧重分析了陈抟之《正易心法注》的易学思想。作者认为,《正易心法注》反对以文字言辞来肢解易理,强调以“心法”体悟卦象,体现了一种否定形态的思维定势,其“无于周孔言语下拘变”的解经态度并不蕴涵着对坟典及经典注解的诋毁之意;《正易心法》和注互为经纬,建构了以“无”为本,以乾坤一元之理涵摄阴阳和天地的易学体系;同时,《正易心法注》还从易数的向度对由“无”入“有”(大易—太极)的宇宙衍生模式进行逻辑地推阐。

陈进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人员。

据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43—44载,“处士陈抟,受易于麻衣道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理及天人,历诋先儒之失。抟始为之注。及受《河图》《洛书》之诀,发易道之秘,汉晋诸儒如郑康成、京房、王弼、韩康伯,皆所未知也。”而《艺海珠尘·木集·经部易类》所载《正易心法》,旧题“麻衣道者纂,希夷先生受并消息。”《正易心法》及其注的作者是谁,历来颇有争议。早在宋代,朱熹便提出怀疑。《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书麻衣心易后》云:“麻衣心易,顷岁尝略见之,固已疑其词意凡发,不类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黄君所传细读之,益信所疑之不谬也。如所谓雷自天下而发,山自天上而坠之类,皆无理之妄谈。”其《再跋麻衣易说后》又由恶来访者“语未久即麻衣道者,其言暗涩,殊无伦次”而生对《正易心法》之恶词。《正易心法》既有“历诋先儒之失”之辞,其重经而轻传、游离于卦爻辞之外的解易作风也甚不合朱子释易的口味,其受斥的命运可想而知。考朱子置疑之辞,感情色彩颇浓,其疑辞亦甚可怀疑。李潜机之《正易心法·跋》云:“麻衣道者《羲皇氏正易心法》,顷得之庐山一异人,或有疑而问者,余应之云:何疑之有?顾其议论可也。昔黄帝《素问》、孔子《易大传》世尚有疑之,尝曰:世固有能作《素问》者乎?固有能作《易大传》乎?虽非本真,亦黄帝孔子之徒也。余于《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虽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观其文辞议论乎?”^①参校《宋史·太祖本纪》《宋人轶事汇编》《搜神秘览》《混元仙派图》《邵氏见闻录》《贵耳集》《湘山野录》《洞微志》等载,陈抟的确曾师事麻衣道者,其为《正易心法》作注亦有可能。与朱子同为东南三贤的张拭曾评论《正易心法》及其注云:“呜呼!此真麻衣道者之书也。其说独本于羲皇之画,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动,论反对变复之际,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隐君,实传其学。二公高视尘外,皆有长往不来之愿。抑列御寇庄周之徒歟?”^②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正易心法》之“消息”,是符合陈抟的思想脉络的。陈抟《正易心法》的易学观,既与其龙图易及无极图、先天图的思想有相合之处,亦有其新的看法。^③

《正易心法》之“正易”一语,实出于《易纬·乾坤凿度·太古文目》:“黄帝曰:观上古圣,驱駟元化,劈模万业,徒得为懋训,究体泽元,肇曠浚澳,作沐悬心,输薄不息,以启三光,上飞籥风雨,下突奔河沱,得元气,澄阴阳,正易大行万汇生。”郑玄注云:“天下万汇易于世,为事几变易不定,能成万汇者。”所谓“正易”,参《凿》文:“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者以言其德也。

通情无门,藏神无内……变易也者,其气也……不易者其位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乾坤之德,万物之宝。至哉易,一元以为元纪。”^④再较之《正易心法》40章云:“名易之义,非训变易,阴阳根本,有在于是。”可知其为蕴涵元气阴阳的虚无凝聚之本体,而非指流行变化之气易。《正易心法》开篇即云:“正易者,正谓卦画,若今经文正文也。据周孔辞传亦是注脚。每章四句者,心法也。训于其下者,消息也。”就文体结构而言,《正易心法》及注分为卦画、心法、消息三层次。也即说,《正易心法》以具有符号性质的卦画作为解易的根本,而把文言辞传等看作是释易的一家之言尔。所谓的“心法”就是作者直接以心体悟易之卦爻象的本义,而“消息”不过是陈抟对于“心法”的体认之心得,或可称“心法之心法”。《正易心法》及其注所包涵的易学观,主要有如下数点:

一、反对以文字言辞来肢解易理,强调以心体悟卦象,“辞外见意,方审易道”。《正易心法》开章明义云:“羲皇易道,包括万象,须知落处,方有实用。”而最后二章则总结道:“易道弥漫,九流可入,当知活法,要须自悟。世俗学解,浸渍旧闻,失其本始,易道浅狭。”首末两章相互呼应,揭橥了其论易的核心内涵,仍是主张以“自悟”的“活法”来领悟卦象的易道。在二至八等章节中,心法之作者进一步强调了六爻及六十四卦的设置无非是以象征的手法来体现宇宙天地之阴阳运动的规则,因此后人对合于自然的易理,决不能为各类解卦之辞所迷误,而应注重于卦象的内在体悟,如云:“易道不传,仍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复晦。六十四卦,无穷妙义,尽在画中,合为自然。”(4/5章)“天地万物,理有未明,观于卦脉,理则昭然”(7章)等等。《正易心法》注即“消息”更集中论述了籍自悟之心法即“不言之教”解易的不二法门。首章“消息”称:“落处,谓知卦画实义所在,不盲颂古人语也……易道见于天地万物日月之间,能以此消息皆得赏用,方知羲皇画卦不作纸上工夫也。”三章“消息”道:“羲皇始画八卦,重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观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则吉凶应;违其象,则吉凶反此。羲皇作不言之教也,郑康成略知此说。”“不盲颂古人语”、“不作纸上工夫”、“不立文字”、“不言之教”诸类说法,明显受到佛教及老庄之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的熏染^⑤。“消息”借助这种否定的“遮诠法”思维,提出了在领悟“易道”或“自然之理”过程中如何超越言语文字的问题。如培根所强调的,语言文字所表诠的常有可能是种“市场假象”,如拦路虎一样抗拒着理解力。“消息”秉承“心法”的意思,进一步批驳了人们对于周孔易说的盲从倾向:“上古卦画明易道,行后世卦画不明,易道不传,圣人于是不得已而有辞。学者浅识,一著其辞便谓易止于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画微旨,只作八字说。此谓之买椟还珠,由汉以来皆然,易道胡为而不晦也?”(4章消息)“系辞特系以吉凶大咎之辞而已,非谓六画之义尽于是也……要须辞外见意可也。”(6章消息)苟惟束于辞训,则是犯法也,良由未得悟也耳,果得悟焉,则辞外见意而纵横妙用,唯吾所欲,是为活法也。故曰,学易者当于羲皇心地中驰骋,无于周孔言语下拘变。”(41章消息)“消息”这种敢不以先儒易说为权威的态度,无疑是它历世以来被安上“历诋先儒之失”及“无理之妄谈”的恶名的一大因素。如宋王炎称:“不习周公尼父之辞,而曰吾求易于爻爻之外,此系捕风捉影之类。”^⑥元郝敬更道:“诋夫子十翼为一家之言,离经叛道,莫此为甚。”^⑦清惠栋火药味颇浓:“以周孔为不足学而更向庖羲,甚矣!异端之为害也,不可以不辟。”“学者不鸣鼓而攻,必非圣人之徒。”^⑧彼番责难,与朱子心态一也,无非是出于门户之见罢了。然而咀嚼《正易心法》及注词意,其并无否认或诋毁周孔的易辞为一家之言的意思。消息指出,圣人作辞仍出于忧患“易道不传”而有“不得已之辞”,但后人却不知周孔作辞的良苦用心,惟束缚于周孔之言语辞训,才导致了“周孔遂自孤行”的局面。《正易心法》末章消息称:“羲皇氏正易,春秋比也;周孔明易,左传比也;左氏本为春秋作传,而世仍玩其辞,致左氏孤行而春秋之微旨泯矣。易之有辞,本为羲

皇发扬,学者不知借辞以明其画像,遂溺其辞;加以古今训注而袭谬承误,使羲皇初意不行,于世而易道于此浅狭颖。呜呼!”由是观之,《正易心法》及注何来“诋先儒之失”?“心法”及注的解经态度,实质与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之不停滞于辞句文字,注重阐发义理的解经态度并不相背。程颐说:“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先须知义理,方始看得经,如易系辞所以解易。今人须看了易,方始看得系辞。”^⑩,而朱子言及治《大学》时亦称:“圣人不令人悬空穷理,须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见得道理破,便实。只如《大学》一书,有正经、有注解、有《惑问》,看来看去不用《惑问》,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矣。”^⑪由上可以洞之,程朱也罢,陈抟也罢,都是强调:理解本文的意义最终必然会诸个体心灵生活之意指,即自我的内心体认,或者说,“言传”是为了“意会”,这其中并不蕴涵着对坟典及经典注解的诋毁之意。所不同的是,程朱体现了分析的、思辨的理悟路向,而《正易心法》及注则流露出一种超越后天之是非知见,契证先天的觉性的意识。其主张要用自悟之活法来体悟易道,实质是搁置了解析性的理悟方式而突出了超验证悟法门。其强调从卦画本身及卦象上把握其所蕴涵的易理,又凸显了超越形象(得意忘象)的境界取向。但综观全文,则未免多少有拘泥于物象而忽视卦爻辞的偏向,这使得《正易心法》及注聚敛着内在的张力。现在学者往往囿于表面附和,以至又曲解了文本的内涵。

二、“心法”和“消息”互为纲纬,建构了以“无”为本,以乾坤一元之理涵摄阴阳和天地二者的易学体系。《系辞》上云:“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息矣。”《系辞》下又道:“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坤之法脉包统法象天地,涵摄阴阳刚柔等体性。而《易象乾》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仍统天。”《象坤》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仍顺承天。”乾之与坤,又皆统摄于一“元”^⑫而后《易纬乾凿度》发挥云:“文王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统天地。”“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万物之宝。至哉易也,一元以为元纪。”也即说,易道易理实乃立基于乾坤一元之理。“心法”及注基本沿袭了《易传》和《易纬》之意(这亦足证它并非历诋先儒之失)。“心法”一方面突出了乾坤体性乃是天地自然的真体(六十四卦,唯乾与坤,本之自然,是名真体。六子重卦,乾坤杂气,悉是假合,无有定实。20/21章)乾坤之真体实归于一元之易理,仍是阴阳变化的本根(“名易之义,非训变易,阴阳根本,有在于是。”40章)。另方面又强调了乾坤与阴阳的内在同一性(“奥乾与坤,即是阴阳圆融和粹,平气之名。至于六子,即是阴阳偏陂反侧,不平之名。”10/11章)。与“心法”之论纲相应,陈抟在“消息”中具体地吸纳了《冲虚至德真经》(即《列子》)及《易纬乾凿度》中“夫有形生于无形,天地(《凿》称“乾坤”)安从生”的化生理论。《冲》卷一云:“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夫有形生于无形,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易也。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含精,万物化生。”^⑬《冲》及《凿》先建构了“太易(未见气)—太初(气之始)—太始(形之始)—太素(质之始)—浑沦(易)”之先天的形上世界的结构模式,并从数的向度分辨了由“易—一七一九—(意象天地、乾坤、阴阳)”的后天的形下世界之逻辑生成。从宇宙论分析,“太易”即是不规定的纯粹的“无”,“气形质具而未离”的“浑沦”状态表述的正是“无”在“化”前超乎经验的状态(即“始”),它是由“无”入“有”的最高临界点。而“一”即是太极,元气,是一种决定状态的“有”,它则是离“无”成“有”的最初的关节点。已成之天地、乾坤、阴阳是主体所能把握的

实体化的“有”。从“无”入“有”的过程即是宇宙超验的形上界下坠并衍生经验之形下界的历时态。^⑩“消息”几乎遵从《冲》、《凿》文之意,但又有所侧重。其云:“易者大易也。大易未见气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者,希微玄虚凝寂之称也。易变而为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复变而为一也。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地,冲和气者中为人……谓之易者知阴阳之根本有在于是也,此说本于《冲虚真经》……唯扬雄为书拟之曰太玄,颇得之。道家亦以日月为古之易字,盖其本阴阳而言。”(40章消息)又曰:“太初者气之始,是为乾;太始者形之始,是为坤,皆本之自然,无所假合也。故其卦画纯一不驳,倒正不变,是名真体。六子假乾坤以为体,重卦合八卦以为体,若分而散之,则六子重卦皆无体也。若今天地清明,阴阳不杂,则六子何在?六子不交,则品物何在?以是知人间万物悉是假合阴阳一气,但有虚幻,无有定实也。”(20/21章消息)陈抟在“消息”中所构设的宇宙化生模式,大抵可归纳为“大易(未见气,太玄,希微玄虚凝寂,无极)——(太极,乾坤一元,阴阳之纯气)——阴阳相错(不平之气,亦可称二)——人间万物(天地人,亦可称三)”。可以看出,“消息”作者几近于借鉴了老子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化生图式,同时也吸取了《冲虚至德真经》《易纬乾凿度》及郑玄注的相关内涵。^⑪“消息”解“大意”为“太玄”,强调了它虽为“有”(太极,物之理)之真体,却具本“无”的玄虚凝寂状态,这其实也契证《系辞》所言的“易无体”,并与陈抟之《观空篇》所言的“有者以无为本”,《无极图》“复归无极”相契。这已合“由无极而太极”的说法。所不同的是,《系辞》《列子》《易纬乾凿度》及郑玄注并未指斥实体性之“有”为虚幻,经验可知的“有”是蕴藏着乾坤阴阳之体性的实有。而“消息”在承认形上界的“本无”状态及乾坤之真体(元)涵藏阴阳体性、创生人间万物的同时,却又认为“人间万物”是阴阳纯气假合的产物,故虚幻而无定实。这其实也否认了已“化”的万物“分有”自性或实体性的存在。“消息”的主张与佛教的缘起观无疑相契的,人间万物虽“有”,却是“假有”。这无疑蕴涵着理论的内在矛盾。消息突出宇宙论能统摄存有论(从无入有)的同时,又凸显了本体界同现象界歧离的一面,从而具有反本质的倾向。

三、在确立以“大易—太极”之由“无”入“有”的衍生模式之后,《正易心法》及注从易数的向度对乾坤一元构建宇宙万有、创生万物进行逻辑地推阐。9章消息称:“三乾三画,奇,纯阳也……坤三画,偶,纯阴也。”11章消息云“乾健坤顺,阴阳纯气也。”14章消息曰:“乾,天也,一阴升于乾之中为离,离为日,则日本天之气也。坤,地也,一阳降于坤之中为坎,坎为月,则月本地之气也……坎离日月天地之中气也。”此处以乾为天为阳为奇,以坤为地为阴为偶,实喻乾坤之元(太极,阴阳一气)即天地之元、阴阳之元、奇偶之元。32/33章云:“数成于三,重之则六,其退亦六,是为乾坤。凡物之数,有进有退,进以此数,退以此数”;其“消息”道:“夫气之数起于一,偶于二,成于三,无以加矣。重之则为六也。然三少阳也,六太阳也;三春也,六夏也;此乾之数也,是为进数。其退亦六。三少阴也,六太阴也;三秋也,六冬也;此坤之数也,是为退数。三画为经卦,六画为重卦者……大抵物理其盛衰之数相半,方其盛也既以此数,及其衰也亦以此数……世儒论教,但衍为一律,殊不明阴阳进退之理,惟真人独得其说。”稍加推理可知,“消息”乃通过乾坤卦数的推衍,来象征天地万物生成之理。太极即是天地、阴阳未分圆融和粹之法象,“气之数”为一,其中又包统天地阴阳已分辨之象,其气之数为二。当乾坤破体,“阴阳错行,天地大骇”(11章消息),也即少阴与纯阳或少阳与纯阴错杂时,便衍生日月雷风山泽等质料物,用卦象征之,即是所谓的六经卦(六子),以易数言之,谓之“成于三”。而乾坤进退数皆为六,系指六十四重卦之各爻为六,重卦则法象具体之人间万物(即17章所云的“六十四卦皆有取象”)。(即17章所云的“六十四卦皆有取象”)。一二三六各数的变化,其实就是乾坤之阴阳

体性衍释之数理(所谓的阴阳进退之理,卦脉),物理所以盛衰之依据。所以28章又云:“乾坤六子,其象与数,乾坤之位,皆包六子。”而37章消息附和称:“先天诸卦,初以一阴一阳相间,次以二阴二阳相间……此其理何在哉?……皆数之所以明理也。”从象数角度考量,“消息”对以乾坤一元之化生结构的辨析,与《系辞》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图式颇有差异。

《正易心法》及注还特从“天地之数”或“生成之数”推衍宇宙天地生成变化之理。所谓“天地之数”即是“五行之数”或“生成之数”。与《系辞上》相应,“消息”亦分天数与地数,天数为一三五七九,地数为二四六八十。一方面,天地之数仍是由“气变”(无形之天)至“形变”(有形之天地人)之过程的数理呈现,这其中实蕴涵着阴阳变化的规则(引参见上文40章消息文)。而作为法象天地万物之生生过程的八卦乃至六十四卦,即是依天地之数理而推衍的。(如19/39章消息,就借鉴汉易八宫卦法,从八宫卦序的数理变化,专示天地之阳消阴息、阴息阴消的过程。)另一方面,天地之数也是共时态的“天圆地方(四方、四维、中央)之宇宙时空结构的数理模写:“凡丽于气者必圆。圆者径一而围三,天所以有三时者,以其气也;凡丽于形者必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地所以有四方者,以其形也。天数三,重之则六,地数五,重之则十。何谓十?盖有四方,则有中央,为五,有中央四方,则有四维,复之中央是为十也。”气与形为时空之载体,天地之数则是明其生成之理也。天数与地数之合成即是宇宙化生之数理,37章“消息”所称:“天一生水,坎之气孕于乾金,立冬节也;地二生火,离之气孕于巽木,立夏也;天三生木,震之气孕于艮水,立春节也;地四生金,兑之气孕于坤土,立秋节也;天五生土,离寄戊而土气孕于离火,长夏节也。凡此皆言其成象矣。天一与地六合而成水,乾坎合而水成于金,冬至节也,地二与天七合而成火,巽离合而火成于木,夏至节也;天三与地八合而成木,艮震合而火而水,春分节也;地四与天九合而面金,坤兑合而金成于土,秋分节也;天五与地十合而成土,离寄于巳而土成于火。凡此皆言其形矣。”这已合《龙图》三变之“河图”之数。“消息”则进一步揭示出天地之数所涵摄的阴阳进退、消息之理,五行之共生共成以及四时节气变化之则。在剖析了天数与地数之合成后,38章“消息”更明确地指出:“生数谓一二三四五,阴阳之位也,天道也;成数谓六七八九十,刚柔之德也,地道也。以刚柔成数而运于阴阳生数之上,然后天地交感,吉凶叶应而天下之事无能逃于其间矣。”由对易数的推衍可断知,天地之数即是生成之数,阴阳之数,刚柔之数。其中,阴阳之位与刚柔之德,天道与地道又是内在同一,共为表里。而人事之吉凶亦不过是天地之数的衍义。抽象的天地之数似乎已成为决定人之命运之数。

次论“大衍之数”。35章云:“大衍七七,其一不用,凡得一数,理自不动。”其注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挂一而不用。不用之义,学者徒知一为太极不动之数,而不知义落实处也。何则?一者数之宗本也。凡物之理无所宗本,则乱。有宗本焉,则不当用,用则复乱矣……凡得一者,宗也,本也,主也,皆有不动之理。”大衍之数不用之“一”,表征的是万物之宗本,它如车轮之运辘,如器之柄,如无为之君主。即为物理之宗本,又何以不动?“消息”接而道:“八卦经画二十四,重之四十八,又每卦八变,六八四十八,则四十八者八卦数也。大衍之数五十者,半百一进数也。其用四十九者,体用之全数也。五十除一者,无一也,易无形埒是也。四十九有挂一也者,有一也,变为一是也。一不用者,数之宗本也。可动也用四十八者,取八数变发占诸卦也。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此之谓也。今筮者于五十数先填一于前,乃揲之以四十九,或先去其一,却于四十九数中除一而终合之,是二者皆全用四十九数,曾不知本卦之本数,以致误填一于八卦数中,遂有五与九之失也。”细细咀嚼此段大旨,作为占筮用的大衍之数实质法象宇宙生成之理。大衍之数不用之“一”,象征的是“无形埒”“无形畔”的“易”,即上文之“大易”,

即所谓的“无”“无极”“希微玄虚凝寂”，而“无”本无规定（如其喻君“无为”），故虽为宗主而不动不用，故文中称“无一”。而“四十九”亦是体用之全数，四十八为八卦数，是余数而非正数，为用数；所存之“一”喻指“易变”，概指阴阳之纯气，乾坤一元，真体，为体数，故文中“有一”。因此，大衍之数其实统摄宇宙“本无”（无一）入“本有”（有一）的化生原理。就宇宙层面看，“无一”最为根本，然就存有层面而论，“有一”亦属核心。相对于形下界的有对有待而言，二者皆是无待无对。然就存有层面而论，“有一”亦属核心。相对于形下界的有对有待而言，二者皆是无待无对。至于“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的关系，《正易心法》及注似都未涉及，但由上分析可推知，在《正易心法》特别是注处，“大衍之数”范畴偏于筮数法象先验的形上界（本体界）下坠为经验之现象界的过程，而“天地之数”侧重对现象界的生成结构及其功能进行数的逻辑推衍。前者以四十八为八卦数，然八卦实皆含天地之数即阴阳之数，二者实质又有同一性。此或可证23章“消息”所言“尝探宣仲尼述九卦，以履为用九，谦用十五，复用二十四，皆龙图大衍定数”的内涵（而《龙图》表面上皆以天地阴阳之数论生成）。盖天地之数，实存大衍定数尔。欲理解《正易心法》及注之数理，似不能仅仅执着于五十或五十五等具体可数之数。

上文，我们仅对陈抟在《正易心法》注的易学观作了具体辨析，可以说，在北宋思想史上，陈氏的思想是颇具创新意识，常发人所未发。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道士、学者，陈抟之风光霁月般的生命气韵，博取百家、不盲从坟典的理论气度，深明世理，不忘救世的人格风骨，的确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之人，宋太宗称其“抱道山中，洗心物外，养太素浩然之气，应上界少微之星，节配巢由，道遵黄老。怀经纶之长策，不谒王侯；蕴将相之奇才，未朝天子。”虽有过夸之辞，然以其九五之尊而作如是言，亦衬知陈抟的为道与为人，舍此不远焉。从《正易心法》注中我们已能管窥一二了。

（责编：曦和）

①《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109卷，亦见：吴省闾辑：《艺海珠尘·木集·经部易类》，下文所引《正易心法》及注文字，皆见《艺》本。

②③见胡渭《易图明辨》卷10引张拭跋，引郝敬《谈经》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

④卿希泰、詹石窗二先生在《哲学研究》1988年11期刊《心法与〈易〉学》，对《正》注的作者问题及其思想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而李远国先生在《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4期曾发表《〈正易心法〉考辨》文，主张《正》注为陈抟之作，近李先生又在《道家文化研究》11辑刊《陈抟易学思想探微》，对《正》及注颇有独到见解。

⑤黄奭辑：《易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⑥冯友兰先生在《论禅宗》中称之为“形上学的负底方法”。

⑦王炎《读易笔记序》。

⑧惠栋《易汉学》卷8。

⑨《二程全书遗书》15。

⑩《朱子语类》卷14。

⑪熊十力云：“易之乾元坤元，实是一元，非有二元。坤之元，即乾之元也。”又称：“易有太极，太极即乾元也，非更有为乾元之所出者名太极也。乾道，进进也，变动不居也，生生不息也，故谓之元。坤实非元，其体即乾也。”参见《十力语要》卷1、卷4，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⑫《凿》文在“重浊者下为地”改为“物有始、有壮、有究，故三画而成乾，乾坤相并俱生。物有阴阳，因而重之，故六画而成卦。”见《诸子集成》卷三《列子》，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⑬有关《易纬》之有无之辨，尚可参见吾之学友丁四新：《郑氏易义·本无论》，武汉大学1996年硕士论文，未刊稿。

⑭郑玄注云：“太易，无也；太极，有也。太易从无入有，圣人知太易有理无形，故曰太易。”